

沸腾的母瑞山

■徐海鹰

我决定要走一趟母瑞山。我喜欢信步山中,听流水潺潺与时光絮语,望繁星点点和山月清辉,那是被光点亮的灵魂。

环抱于青山绿水中的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和革命烈士纪念碑,安然伫立在90多年前红军操练的山坡上,轻轻诉说着那段光辉历程。滚滚的母瑞河从纪念园前静静流过,流淌着远去的红色记忆。高高的山坡上,一面刻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字样的鲜红旗雕像在山上“迎风飘扬”,远远望去,似一族革命火种在“熊熊燃烧”,它与霞光相辉映,照亮着整个群山。纪念园高岗上,琼崖革命先驱王文明、冯白驹雕像像肃穆于此,他俩深邃坚毅的目光注视着连绵的母瑞山群山,让人想起“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那份坚守,想起艰难岁月中顽强绽亮的那一星微焰。

那是1928年底的一天,在滂沱大雨中,琼崖特委书记王文明带领600多名红军冲破敌人的封锁,渡过万泉河,挺进母瑞山,创建了琼崖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从此,琼崖红军坚持开展武装斗争。王文明牺牲后,冯白驹将军带领仅剩的百余人在深山

老林坚持艰苦斗争八个多月,最终只剩25人成功突围,再次保存了革命火种。突围出来的红军,经过休整、改编和队伍壮大,琼崖革命星星之火燎原之势,最终走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春时的母瑞山,莺飞草长,绿草茵茵,山里百花齐放,争妍斗艳。山坳里长满了一种红红的小花,开在山岭开在坡上,红艳艳开满一地,鲜艳醒目。这是母瑞山特有的野生兰花,冯白驹当年称之为“英雄花”,不管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它都顽强盛开不败。厚植一冬的老树此时也已苏醒,吐出新芽的橡胶树一片鹅黄,笔直高挺的槟榔树花蕾绽放,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清香,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清晨,山里的阳光最早照在王文明、冯白驹雕像上,他们迎接着第一缕阳光,与群山共生辉。苗家集市喧嚣声早已催醒了山里寂静的小街,热闹而沸腾。山里云雾缭绕,湿了空气,凉了山风,吹得行人脸生凉。

母瑞河清澈而纯净,灵动而深邃。河边,一群勤劳的苗家女人在浣衣,一扭一翘,一蹲一立,生出万种风情。女人们聚集江边,时而喃喃低语,时而前俯后仰泼水狂欢……一江春水一江春景,欢了奔跑的小狗,醉

了扶犁的阿哥。

行走于母瑞山旷野上,看到最多的就是山旮旯里长满的一片片野芭蕉,还有迎风生长的野菜,这些野芭蕉、野菜在当年缺粮食时是红军的“救命粮”,冯白驹将其命名为“革命菜”。它帮助琼崖红军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我曾长时间凝视纪念馆大厅中那尊著名的“艰苦岁月”雕塑,令人身心酸与共鸣:在战斗空隙,极度饥饿的小战士托着枪,紧紧依偎在老战士脚下,正聆听老战士吹响竹笛,饥渴交加中依然那么如痴如醉。头上是一轮大大的月亮,尽管明天可能战死沙场,红心永向党的小战士眼神却满是圆润圆润的美好憧憬。

苗族向导邓阿发带我攀登母瑞山南岭双灶村战斗遗址,在峰峦险要的半山腰,还隐隐可见一条当年红军修建的战壕掩体,在战壕边沿的崖石壁上,累累弹痕仍依稀可辨。我在灌木丛中拾到了几枚锈迹斑斑的机枪弹壳,我用衣袖轻轻擦拭着弹壳上的泥土,直至闪亮。凝视闪光的弹壳,我犹见那一幕惨烈的红军潭阻击战:1932年秋,国民党兵进攻母瑞山,为保护琼崖特委、琼苏政府和红军师部机关三大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在双灶

村养伤的18名红军伤员,接到阻击命令,带伤冲向战场。战士们在母瑞河的青龙潭(后改名红军潭)一带与敌人进行了一场惨烈激战,他们用大树、石头等作掩护,据险歼敌,同敌人周旋,战士们忍着饥饿,从早上打到黄昏,且战且退,最后弹尽粮绝。被步步紧逼到潭边的18名勇士三面受敌,一面临潭,别无退路之际,他们视死如归,宁死不屈,毅然决然砸断钢枪,从高高的山崖上纵身跳进深潭,壮烈牺牲。气急败坏的敌人向潭中投掷手榴弹,架起机枪向水潭猛烈扫射,红军的鲜血染红了青龙潭,染红了母瑞河,此时母瑞山河水日夜悲鸣,山林咆哮。

战争弥漫的硝烟早已退散,英雄未曾离去。近年来,母瑞山红色旅游小镇、母瑞山教育基地、革命烈士纪念园、红军驿站、红军学校、红军广场、红军影院、红军旅馆、红军书屋相继建成,重现多处战争遗址,展现峥嵘岁月。母瑞山已成为坚持革命信念、传播革命精神、重走红军路的“打卡”网红点。

镇上,店铺林立,物产充盈,老区百姓生活富足,一座座苗寨被建成美丽乡村,人们告别土路,告别茅屋。

夜幕降临,落日与晚风热情相拥,星星探头注视着散步的人们。我漫步来到民宿示范点母瑞七队,一栋栋具有苗族格调的别致小别墅民宿错落有致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这里环境优美,鲜花盛开,绿树成荫。远处的群山隐隐绰绰,有无数个亮光在闪烁,那是守山巡护人的灯光,他们在守望着山的青翠,水的碧绿。

山月高挂,洒一地银光。广场上优美的音乐声回响在山谷中,一群身着苗族服饰的苗族姑娘在大舞台轻歌曼舞,彩灯与月光交相辉映。少男少女们给山里带来夜生活的时尚,也带来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

我想,几十年前,先烈们所追求和为之奋斗的,正是这样的生活。



发刊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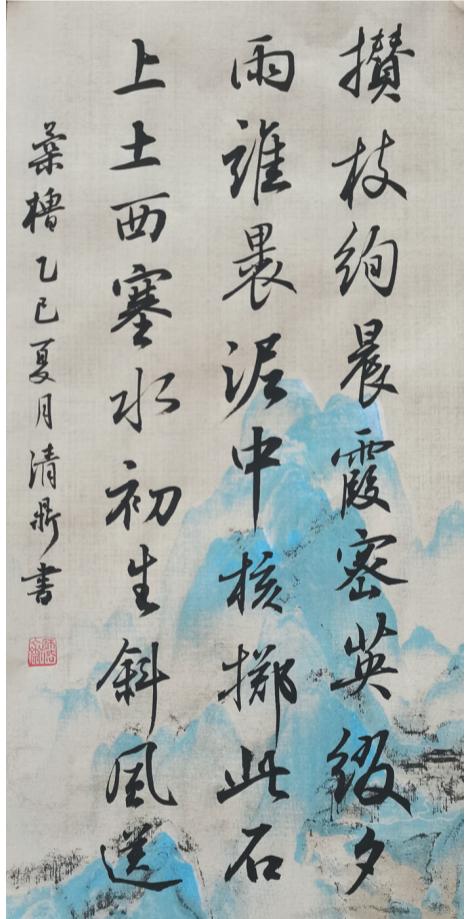
椰风拂卷,笔墨生香。在自贸港建设的风起云涌里,在海口街巷的烟火氤氲间,《椰城》今日与读者相见。

这片琼崖热土,曾见证苏东坡贬谪海南时的翰墨流芳,也曾孕育出一代代扎根本土的写作者。从五指山到万泉河、从田间地头的劳作到市井巷陌的家长里短、从黎村苗寨的风情到疍家渔排的涛声帆影、从海口骑楼老街的斑驳砖瓦到江东新区的蓬勃生机……海南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值得书写的故事。

由海口市文联携海口市作协与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椰城》,以“深耕本土,面向全国,书写时代”为主旨,是一扇窗,推开它,可见海南的风土人情与发展脉动;是一座桥,架起它,联结广大作家的笔墨匠心与万千读者的共情共鸣。我们将为深耕乡土的创作者搭建舞台,让那些浸润着海风咸涩、带着烟火温度的文字,拥有更广阔的天地;我们也将敞开怀抱,接纳全国作者的奇思妙文,让中华文学的根系,在传承与创新中愈发繁茂。

文字是时代的注脚,文学是城市的灵魂。愿每一期笔墨飘香的《椰城》,能凝聚起椰城文学的星火之力,让更多人看见海口的美与韵,听见本土创作者的期待与祝愿。

新年新气象,一纸墨香,与君同行。



白水岭瀑布

■郑立坚



蟋蟀

■刘亚荣

家里来了蟋蟀。

周末,爱人不小心踩死了一只,甚觉难过。昨天半夜传来蟋蟀的乐声,吱吱吱……早起,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找它。它正以卫生间为舞台,自顾自地唱呢。这只蟋蟀黑褐色,伸着触角,一副雄赳赳的样子。我双手合起来,把它抄在手心,它没有立刻挣脱,也许知道我没有恶意。我嗓子疼得厉害,难以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又被它吵醒,真想把它扔到门外,开了门,又有点不舍,踌躇着,走到阳台,把蟋蟀放到花盆里。

同事曾养过一只小蟋蟀,名唤小二,颜色暗淡,个子极小,不及我家这只的三分之一。同事每天把蟋蟀背在包里,带到办公室,这小玩意很乖,整天也不叫,极爱甜瓜。我们几个吃甜瓜,每次都切一片给它留着。纵然觉得可爱,却也有烦人之处,去外地出差,同事也背着它,吵得另一同事一夜未眠。

蟋蟀在有的地方叫蛐蛐。在我心里,蟋蟀就是家里常见的小东西,与蝎子一样,斩不尽杀不绝的,没啥喜欢不喜欢的。我在乡医院工作时,看了《聊斋志异》,书里的蟋蟀叫促织。有的蟋蟀叫蟹壳青,有的叫梅花翅,苏州上方山的叫黄麻头。《促织》这篇我记忆犹新,里正成名之子因误伤蟋蟀而险些丧命,在昏迷中,变成了一只勇猛的蟋蟀,为其父免了死罪,并挣得一个衣食无虞的前程。其实,蒲松龄笔下的蟋蟀,就是一把老百姓的泪。时代背景是明正德年间,宫斗蟋蟀成风,官宦

物,难得的是不丧志。

海口的冬天,是兑了蜜的。太阳明晃晃的,却不晒人,像隔了层纱,暖酥酥贴在人背上。风从海上过来,带着鲜腥的气儿,活泼得很,擦过街边的椰子树,叶子便哗啦啦地响,像给谁拍巴掌。2026年元旦前夕,国兴大道上一早便热闹开了。上万人聚在那儿,各色运动衫斑斓,一场冬季马拉松即将开始。枪一响,人潮就化作一条彩色的河。

这河淌得远——从美兰到琼山,过龙华再涌向秀英,足足四十二公里有余。

跑着跑着,渴了累了,路边总稳稳伸过来一只手,递上一杯杯水。递水的人,多是本地阿姨阿姐,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不说话,只把杯子递得又平又稳。有个阿姨胸前挂个小金牌,粉笔歪歪扭扭写着:“慢点喝,管够。”跑得急的接过水,咕咚几口,朝他竖个大拇指。他眼角的皱纹就绽开来,像一朵三角梅。

水是凉的,人心是烫的。在一处处坡,我遇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子,怕有六十多了,独自推辆小三轮,车上摆个保温桶,桶边整整齐齐码着一次性小碗。桶身上贴张纸:“免费姜茶,驱寒。”有个年轻跑者摆摆手,不要。老爷子也不劝,拿起碗,不急不忙倒了大半碗,他双手捧过去,只说:“坡长,喝一口,顺顺气。”年轻人愣了愣,接过碗,小心喝着。热茶下肚,他长长舒口气,朝老爷子鞠了个躬,转身又

融进那条彩色的河里去。老爷子还是那样笑笑,继续为下一个人倒茶。那一缕姜茶香,混在海风里,暖了一条街。

二

沿途的补给站,成了暖暖和和的小驿站。除了平常的香蕉、能量棒,竟还有些本地“俏货”。琼山老街那段,几位系围裙的阿姨支了张小桌,摆好几副刚出笼的椰子糕,椰子糕小巧玲珑,垫着芭蕉叶,冒丝丝的甜气。一个扎羊角辫的小丫头,五六岁模样,踮着脚,用竹夹子小心夹起一块,递给路过的跑者,脆生生说:“叔叔,吃糕,长力气!”

一位从陕西来的姑娘接过,咬一口,眼睛亮了,带着鼻音对同伴笑:“这海口人,跑步还发点心!又甜又软,像我姥姥蒸的。”她吃得急,差点噎住,旁边志愿者阿姨忙递上水,轻轻拍她的背:“慢点儿呀姑娘,没人抢。”姑娘不好意思地笑了,汗和笑容混在一块,亮晶晶的。后来她跟我说:“一路跑,一路被‘投喂’。饺子、椰子水、切好的水果,跑到后来,肚子是饱的,腿是酸的,心里是暖的。海口人太好客了,好得人招架不住,下回还得来!”

三

这彩色的河里,淌着各样的面孔。有肤色黝黑、步子轻快的非洲跑者,像草原上的羚羊;有金发高鼻的欧美选手,神情专注;也有东南亚来的运动员,深棕色皮肤在阳光下泛着健康的光。滨海大道折返点,一位欧洲跑者脚步慢了,眉头锁着。旁边一位南亚跑者察觉了,缓下来,用简单英语加手势问了问,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一小包盐丸递过去,没多说,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在这条长路上,便是最扎实的依靠。

太阳渐渐高了,四十二公里长跑的终点在秀英西海岸的新海港边。男子冠军是湖北恩施的刘军,女子冠军是江苏苏州的倪志艳。冲线那一刻,欢呼声、掌声像潮水涌起。

之后,人们三三两两到了。有的瘫草地上望天傻笑;有的被同伴拽着,一瘸一拐还咧嘴;有的忙着拍照,想留住这累极了也光荣极了的瞬间。志愿者穿梭着,递上完赛毛巾和奖牌。奖牌沉甸甸的,做成椰叶海浪和黎族图腾的样子,被汗湿的手紧紧攥着。

五

一场马拉松跑完了。海口的午后,又悠悠回到原来的节奏。卖椰子的阿姨倚着摊子打盹,公交车不紧不慢靠站,骑楼老街的老爸茶冒着热气。

可空气里,总好像留着些没散尽的热气儿——那是上万人跑过路面踏出的节奏,是生人之间无言的善意,是汗水砸在柏油路上瞬间蒸腾的决心。它们一丝一丝,渗进咸湿的海风,渗进椰树叶哗啦啦的响声里,渗进这座城的肌理。

奖牌在胸前轻轻晃着,椰树叶与海浪的图案,映着海口的阳光。这座城给的,不只是四十二公里,还有咸湿的风、甜软的风、陌生人的笑脸,和一段能带走的好时光。

主办: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海口市文联
审核: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编委会

一道暖流穿城过

■谢辉

太阳渐渐高了,四十二公里长跑的终点在秀英西海岸的新海港边。男子冠军是湖北恩施的刘军,女子冠军是江苏苏州的倪志艳。冲线那一刻,欢呼声、掌声像潮水涌起。

之后,人们三三两到了。有的瘫草地上望天傻笑;有的被同伴拽着,一瘸一拐还咧嘴;有的忙着拍照,想留住这累极了也光荣极了的瞬间。志愿者穿梭着,递上完赛毛巾和奖牌。奖牌沉甸甸的,做成椰叶海浪和黎族图腾的样子,被汗湿的手紧紧攥着。

五

一场马拉松跑完了。海口的午后,又悠悠回到原来的节奏。卖椰子的阿姨倚着摊子打盹,公交车不紧不慢靠站,骑楼老街的老爸茶冒着热气。

可空气里,总好像留着些没散尽的热气儿——那是上万人跑过路面踏出的节奏,是生人之间无言的善意,是汗水砸在柏油路上瞬间蒸腾的决心。它们一丝一丝,渗进咸湿的海风,渗进椰树叶哗啦啦的响声里,渗进这座城的肌理。

奖牌在胸前轻轻晃着,椰树叶与海浪的图案,映着海口的阳光。这座城给的,不只是四十二公里,还有咸湿的风、甜软的风、陌生人的笑脸,和一段能带走的好时光。

主办: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海口市文联
审核: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编委会

